

《汉书》旧注辨正二则

范天成

一、昆明池臣瓚注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“(元狩三年)发谿吏穿昆明池”句下，颜师古注引〔晋〕臣瓚曰：

《西南夷传》有越巂、昆明国，有滇池，方三百里。汉使求身毒国，而为昆明所闭。今欲伐之，故作昆明池象之，以习水战，在长安西南，周回四十里。《食货志》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，遂^①乃大修昆明池也。（中华书局点校本）此后撰者、注家，每每据此以说解昆明池成因及得名由来。如今本《三辅皇图》^②卷四《池沼》：

汉昆明池，武帝元狩三年穿，在长安西南，周回四十里。《西南夷传》曰：“天子遣使求身毒国市竹，而为昆明所闭。天子欲伐之，越巂（按：同“巂”）昆明国有滇池，方三百里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，以习水战，因名曰昆明池。”^③

（陈直《三辅皇图校证》本）

陈直接曰：“自‘《西南夷传》曰’以下至‘以习水战’止，皆用《汉书》臣瓚注文。”（按：“在长安西南，周回四十里”亦是。）又如《资治通鉴》卷十九《汉纪十一》：

上将讨昆明，^{（胡三省注曰）}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，^{其闭汉使故也。}

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。^{（胡注曰）}昆明池在长安西南，周回四十里……（中华书局标点

本)

上引《通鉴》正文及胡注亦是略用臣瓚注文。他如〔唐〕徐坚等《初学记》(卷七)、〔宋〕宋敏求《长安志》(卷四)、〔明〕谢肇淛《滇略》(卷二)、〔清〕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(卷一百十三《云南一·滇池》)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(《职方典》第五百十卷、《山川典》第三百五卷《昆明池部》)等等,皆是。迄今用之者依然甚众,大型辞书《辞海》(修订稿)、《辞源》(修订本)、《汉语大词典》及台湾《中文大辞典》等,释“昆明池”均或详或略用臣瓚注文。

然倘与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稍作比勘,即可发现瓚注引史颇多舛误:一、“越嶲、昆明国”乃“嶲(同“雋”)、昆明”之误,且嶲、昆明不当称“国”(《西南夷传》曰“亡君长”,《汉书·张骞传》亦云“昆明之属无君长”,可证)。“越嶲”为汉武帝定西南夷初置郡名,其地原为邛都国,而嶲、昆明在“其外”,地异俗殊,故“越嶲”与“嶲”不得混同。二、滇池属滇国,非所谓“越雋、昆明国”者有。《西南夷传》曰:“靡莫之属以十数,滇最大。”师古注:“地有滇池,因为名也。”同传更载庄蹻至滇池、以其众王滇事。而同传亦载邛都国在滇国北,嶲、昆明又在邛都外(即西南),可证嶲、昆明位于滇国以西,其地“西自桐师以东,北至叶榆(师古曰‘泽名’,即今洱海)”,与滇池无涉。三、昆明既无滇池,则绝无汉武欲伐昆明而作池象滇池之理。

瓚注之误尚不止此。如言穿池“以习水战”即甚可疑。按:穿池一事始见于《史记·平准书》,《汉书》之《武帝纪》、《食货志》及《五行志》因之,然俱略记其事,未涉作池缘由,臣瓚所言殊缺史证。据史载:“汉武自元狩元年(前122)发“间使”求身毒国以通大夏、为昆明闭道,经元鼎六年(前111)定西南夷、遣使通大夏复为昆明所闭,至元封二年(前109)发巴蜀兵

平西南夷未服者，于是役首次“击昆明”、“斩首数万”，④前后历十余岁之久。昆明池穿于元狩三年（前120），其时西南诸夷多未通，前此汉于元狩元年求身毒国尚仅发“间使”，显非用兵之时；且昆明远在荒外，与汉之间为邛都、靡莫、滇等众国睽隔⑤，汉武鞭长莫及，根本无法出兵。故史书屡言昆明闭道，而不言汉欲举兵伐之：非不欲，实不能。要之，穿池之初举兵尚且不能，焉能遽习水战？况昆明虽涉叶榆泽，却不赖舟船渔猎而以游牧为业，“随畜移徙，亡常处”（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）⑥，纵然击之亦不须穿池习水战。

窃以为穿池上林苑内，本非为习战击昆明；惟其时昆明屡阻汉使（《西南夷传》云“四岁余，皆闭昆明，莫能通”），汉武盛怒之下，以池名示必取昆明、置我域中之志而已。昆明为西南诸夷尤荒远、尤不驯者，故池名亦含必平西南夷之意。其后⑦如《食货志》所言：南越“欲与汉用船战逐”，方为习战而“大修昆明池”。盖古人却由此而臆度穿池之初以“昆明”名池，即为击昆明而习水战。

穿池习战说非始于臣瓚。如东汉末荀悦即云：“昆明子居滇河中，故习水战以伐之也。”⑧荀说与史乖违，其误甚明。成书约稍后于臣瓚的《西京杂记》亦曰：“武帝作昆明池，欲伐昆吾夷，教习水战。”（卷一）按：汉时西南诸夷无“昆吾”，疑“昆明”之误。是说与瓚注相类，如前文所辨，亦不足信。然据以上似可窥知穿池习战当为汉末魏晋之流行成说。臣瓚更以真伪杂糅之史事申说之，后人不察，遂辗转相袭，几成定论。

后世亦有与臣瓚是说相异者，如①穿池欲与滇王战，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〔唐〕司马贞《索隐》；②穿池象洱海，见〔清〕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一百十三《云南一·西洱河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方舆汇编山川典》第三百五卷《西洱海部》及〔清〕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卷三十五《昆明池考》等⑨。二说各欲弥合瓚

注之欲伐昆明而穿池象滇池之罅漏，然均仍持穿池以习水战说。按：①说不能自圆，汉时滇池无“昆明”之又名，欲伐滇王，何以“昆明”名池？且与史不合：汉自元狩元年（前122）始通滇，滇王即常有善意，故滇之周边诸夷多遭汉击灭，而元封二年（前109）汉仅“以兵临滇”、迫其归降而已（详《西南夷传》），尤不可能于元狩三年欲伐滇王。至于②说，因穿池习战说不能成立，故无论象滇池或象洱海之说皆属臆测，实不足信。

二、嵩、昆明地师古注、先谦补注

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“名为嵩、昆明”句下，颜师古注曰：

嵩即今之嵩州也。昆明又在其西南，即今之南宁州，诸爨所居，是其地也。

（中华书局点校本）

这则颜注，后为〔唐〕杜佑《通典》、〔元〕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略用，〔宋〕郑樵《通志》、〔元〕胡三省《通鉴注》又全文引用。⑩清末王先谦撰《汉书补注》，复于颜注后补曰：

嵩，今宁远府西昌县。昆明，今宁远府盐源县；唐之南宁州，则今曲靖府南宁县地也。（按：标点系笔者所加。）

（中华书局影印本）

师古所注，为唐初政区名。先谦补以清政区名，并对昆明地师古注作了匡正。

按：师古注、先谦补注均误。一、唐之嵩州、清之宁远府，汉代称越嵩郡，武帝元鼎六年（前111）开置，治邛都（按：县名，唐曰越嵩，清曰西昌，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），此前则为邛都国地（见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卷四百），而非嵩地。《西南夷传》曰：“自滇以北，君长以十数，邛都最大……其外，西自桐师以东，北至叶榆，名为嵩、昆明。”言“其外”，则嵩、昆明地更在邛都国境之西南。据方国瑜先生考证：嵩即嵩唐，地名甚

古，为哀牢境内著称之地，汉武帝封二年攻取之，置嵩唐县，属益州郡，在今云南保山县。^①师古误以唐之嵩州为古嵩地，先谦因之亦误。二、昆明地，师古所注南宁州（治所在今云南曲靖）在嵩州东南，竟与本注之“在其西南”相左，大误。先谦谓宁远府盐源县，亦误。据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：盐源县原属邛都国地，汉始置定笮县，隶越嵩郡；唐武德二年改置昆明县，隶嵩州；清雍正六年改置盐源县，隶宁远府（见卷四百《宁远府》）。该县今属四川省。而汉时昆明“北至叶榆（今洱海）”，则应在今云南境内。〔明〕谢肇淛《滇略》曰：“大理府，古昆弥国。”

（卷一《版略》）〔唐〕杜佑《通典》曰：“昆弥国，一曰昆明，西南夷也。”（卷一百八十七《昆弥》）即昆明在今云南大理一带。《通典》复曰：“在爨之西，西洱河为界，即叶榆河。”

（中华书局校点本）《新唐书·南蛮传下》亦云：“爨蛮西有昆明蛮，一曰昆弥，以西洱河为境，即叶榆河也。”爨即师古注之“诸爨”，其地分东、西二境。东爨在今云南省东北境及邻近之贵州地，西爨在其西南，大致分布于以滇池为中心之云南东部和中部地区。^②昆明在“爨蛮西”，且“以西洱河（今洱海）为境”，可证谢氏《滇略》之大理说可信。方国瑜先生亦谓“应在今云南大理地区”^③。先谦补注盖因唐之昆明县而致误。

注：

①按：“遂”字失校。疑“逐”之误，且当属上句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曰：“是时粤（同“越”）欲与汉用船战逐，乃大修昆明池。”“逐”字下师古注引孟康曰“水战相逐也。”又：上引《食货志》语同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，《平准书》“逐”字下《集解》引韦昭曰：“战斗驰逐也。”均为“逐”误“遂”之确证。

②陈直先生定今本《皇图》为中唐以后人所作，并以为其与《汉书》颜师古注相同处，是《皇图》用颜注（见《三辅皇图校证序言》）。今从陈说。

③“市”，陈直校曰：疑“布”字之误。

④详《汉书》之《张騫传》、《西南夷传》及《武帝纪》。按：《张騫传》曰：“欲地接以前通大夏，遣使岁十余辈出此初郡，皆复闭昆明，为所杀，夺币物。于是发兵击昆明，斩首数万。”先谦补注：《集解》引徐广曰“元封二年”。（见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）又：范曄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曰：“后（按：指元封二年后）数年，并昆明地，皆以属之。”按：此说恐不确。《武帝纪》曰：“（元封六年）益州昆明反。赦京师亡命，令从军，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。”据此，昆明于元封六年前即已并入益州郡，当在元封二年遣郭昌、卫广平西南夷未服者、开益州郡之役。又据本注上引《张騫传》、《武帝纪》，汉曾于元封二年、六年两度击昆明，司马光《通鉴·汉纪十三》并作元封六年一次，误。

⑤为求直观，可参看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二册页11—12《淮汉以南诸郡》。

⑥《新唐书·南蛮传下》亦曰：“随水草畜牧，夏赴高山，[冬入深谷。”可知昆明部族曾长期保持其游牧生活方式。

⑦按：考诸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，“是时”（见[注1]引文）为元鼎五年（前112）。

⑧《史记·平准书》“作昆明池”句下，司马贞《索隐》引荀悦语。

⑨按：顾氏与金氏均称杜佑《通典》有此说，然查《通典》，并无如是记述。

⑩见《通典》卷一百八十七《邛都》，《文献通考》卷三百二十九《邛都》、《通志》卷一百九十七《西南夷序略》及《通鉴》卷十九《汉纪十一》（元狩元年）注文。

⑪详方国瑜著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第二篇之《唐城之位置》。方氏论述甚详，并驳流传极广之在今云龙县南说。按：保山，1983年设市，保山县撤销并入。

⑫可参阅方国瑜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第三篇E·甲、《爨部地名》。

⑬见方国瑜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》第一篇B·乙、《昆明·叶榆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安教育学院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